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十九回 瓜州營七郎遭射 胡原谷六使遇救

卻說楊延嗣回瓜州行營，見潘仁美泣曰：「吾父被番兵困於陳家谷，望招討急發兵救之。不然，生死決矣！」仁美曰：「汝父子素號無敵，今始交兵，便來取救耶？軍馬本有要備，我營難以發遣。」延嗣大驚曰：「吾父子為國家計，招討何以坐觀其敗乎。」仁美令左右推出帳外。延嗣立地罵曰：「無端匹夫！使我若得生還，與汝老賊勢不兩立！」仁美大怒曰：「乳臭豎子！仇恨莫報。今殺代之權在我，爾逕來尋死路那？」乃令左右縛於高處射之。軍校得令，將延嗣繫於舟柏之上。眾軍齊發矢，無一箭能著。仁美驚曰：「真乃奇異！何眾人所射，皆不能中？」延嗣聽得，自思難免，乃曰：「大丈夫臨死，有何懼哉？只慮父兄存亡未卜。」因教射者：「可將吾目蔽障，射方能中。」眾軍依言，遂放下，割其眉肉，以蔽其眼，然後射之。可憐楊七郎萬箭著身，體無完膚，見者無不哀感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萬馬軍前建大功，斬堅人陣見英雄。
如何未遂平生志，反致亡軀亂箭中？

潘仁美既射死楊七郎，令將其屍拋於黃河去了。忽報：「番兵困住楊業於陳家谷，楊業已死。今梟其首級，殺奔西營來了。」仁美大驚曰：「番兵眾盛難敵，若不急退，必遭所擒。即下令拔營起行。劉君其等心膽墜地，連夜走回汴京而去。

番兵乘勢追殺一陣。宋兵死者大半，委棄輜重、盔甲，不計其數。蕭撻懶既獲全勝，乃屯止蔚州，遣人報捷於蕭后，不題。卻說楊延昭部下陳林、柴敢，因交兵亂後，逃匿於蘆林中，直待番兵退去，二人乃沿岸而出。忽見上流頭浮下一屍，將近岸邊，二人細視之，位曰：「此是楊七郎小主官，因何遭亂箭所射？」位聲未止，忽岸側一騎，急跑來到。陳、柴正待走避，騎已近前，乃楊延昭也。因見陳、柴二人，問曰：「汝等緣何在此？」陳林曰：「戰敗避於此處，正欲尋訪本官消息。不想見河中浮一屍來，卻是六郎君，滿身是箭，體無完膚，不知被誰所害。」六郎下馬，仰天號位曰：「吾父子為國盡忠，何以遭此劫數？此必是問仁美取救兵，言語相激，致被老賊所害。」因令陳、柴撈起屍首，就於岸上埋訖。陳林曰：「本官今日要往何處？」延昭曰：「汝二人可隨處且安身。吾密向小路，探聽我父消息。若只因在谷中，須漏夜入汴京求救；倘有不測，此仇亦當報也。」陳、柴從其言，三人灑淚而別。

只說楊延昭單騎入谷中，至半途，遇見二樵夫，問曰：「此是何地名？」樵夫曰：「轉過谷之東壁，乃幽州沙漠之地，前去便是胡原。」延昭聽罷，輕騎來到其處。只見死屍重疊，皆宋軍部號，嗟呀良久。近李陵碑邊，一將橫倒子地，留下腰纏一條，延昭細視之，乃是其父所系也，因抱屍而哭曰：「皇天不佑吾父子，致使喪於兵革，何不幸若是哉？」乃掩淚，將所佩劍掘開沙土埋之，上留斷戈為記。復勒馬出原口，已被番張將黑嘈攔住，高叫曰：「來將何不下馬投降？以免一死。」

延昭大怒，挺槍直取番將。二人交鋒，戰上數合，四下番兵圍繞而來，延昭雖勇，寡不敵眾。正在危急之間，忽山後一將殺來，手起一斧，劈黑嘈於馬下。殺番兵，下馬來見延昭，乃五郎延德也。兄弟相抱而哭。延德曰：「此處賊敵所在，可隨我入山中商議。」遂邀六郎到五台山。

進方丈中坐定。延昭曰：「自與哥哥幽州散失，一向存亡未審，今日如何在此？」延德曰：「當日爹爹保鑾駕出東門，我同眾兄弟與番兵鏖戰，勢已危迫。自為脫身之計，削髮投入五台山為僧。日前望見陳家谷殺氣連天，人道遼宋交鋒。自覺心動，因下山觀視，不想恰遇吾弟在急難中。」延昭位訴七郎與父之事。延德不勝悲悼，乃曰：「至親之仇，不可不報。」延昭曰：「小弟當於御前雪明父、弟之冤。」是夕，在寺中過了一宵。次日辭延德，自投汴京而行。

聲息傳入汴京，太宗聽知楊業戰沒，宋師敗觀，急集文武議曰：「楊業父子，忠勤於國。今聞其死於王事，朕甚悼焉。」八王進曰：「近有呼延贊回京備辦糧草，對臣言：主帥潘仁美，與楊業不睦。臣便慮其敗事，今果然矣。陛下當究仁美喪師之由，與後人知所懲戒。」太宗然其奏，因下詔群臣，專究其事。

仁美聞此消息，坐臥不安，與劉君其議曰：「今朝廷專要究吾敗軍之故。人傳楊六郎將赴京陳訴其事。倘主上知此情，呼延贊力為之證，我等全族難保矣。」君其曰：「事不宜遲，若待舉發，百口無以分訴。乘今六郎未到，可密遣人於黃河渡候之，謀事於外，所謂斬草除根，免得萌芽再發。」仁美從之，即遣心腹軍人，密往黃河渡等候去了。

卻說楊延昭自離五台山，望大路進發。到一山林，忽聽數聲鼓響，走出二□余人，攔住去路，叫曰：「你若要經過，留下買路錢。」延昭抬頭視之，見為首二人，問曰：「來者莫非陳林、柴敢乎？」陳、柴聽得，即忙近前拜曰：「原來是本官也。」遂邀六郎入寨中，道知：「自別本官後，奪得此處安身。不想早是相遇。」延昭將父死情由道知，因言要赴京，於御前告明主帥不應救兵之由。陳林曰：「喜得本官道出其事。今有潘招討正防本官告狀，特差數□健軍，於黃河渡等待本官。此間另有一處可赴沛京，當著人送本官從小路而去，方保無虞。」延昭聽罷，乃曰：「事不偶然，此賊害吾一家，今又來謀我那。」遂在寨內過了一宵。次日，陳林令手下密送六郎從雄州而去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幽州蕭后得蕭撻懶捷報，決意要圖中原。有內官王欽者，本朔州人，自幼入宮侍蕭后，為人機巧便佞，番人重之。欽乃密奏曰：「中原一統之地，謀臣勇將，不可勝數。區區一戰之功，安能便取天下哉？臣有一計，不消一年，使中原原歸陛下，宋人縮首無計矣。」后曰：「卿有何計，若是其妙？」王欽曰：「臣裝作南方之人，投為進身之計。若得成事，必知彼處動靜，兵數強弱，國之利害，密遣人報知陛下。然後，乘其虛困，舉兵南下，可收萬全之功，何患江山不屬陛下哉？」後聞欽奏，大悅曰：「若果成事，當以中原重鎮封汝。」

次日，蕭后與群臣計議，左相蕭天佑奏曰：「王欽此計可行，乞陛下允之。」後因下令即行。王欽準備齊整，來辭蕭后。蕭后看見笑曰：「卿裝作南人，真無異矣。然此去須宜機密。」王欽曰：「臣自有方略。」即日辭後出燕京，逕望雄州而來。

且說楊延昭望雄州進發，時值五月天氣，途中炎熱。來到綠蕪亭，歇下行杖，正靠欄桿而坐。未片時，遇見一人來到，頭戴黑紗巾，身穿綠羅衣，系一條雙鞭黃絲絛，著一雙八比青麻鞋，恰似儒家裝束。將近亭中，延昭迎而揖曰：「先生從何而來？」其人答曰：「小可朔州人氏，姓王名欽，字招吉。幼讀古今，居於此地。今將往中原，求取進身，不想遇見閣下。動問高姓大名？」延昭不隱，道知本末，且言胸中冤屈之事。招吉聽罷，憤然曰：「既君父子若此忠義，被人謀害，何不於御前訴雪其冤，而乃徒自傷悲那？」延昭曰：「小可正待赴京訴明，只緣無人會做御狀，以此遲疑未決。」招吉曰：「此非難事，既足下有此冤枉，小生當罄其所學，為君作之。」延昭下拜曰：「君若肯扶持，真乃萬千之幸也。」即邀招吉到館驛中，備酒禮相待。

席上，延昭訴他平日之事。招吉嗟呀不已，乃問曰：「君所陳訴，當以誰為罪首？」延昭曰：「招討潘仁美部下劉君其、米教練等，主謀害我父子，是以數人皆難放過。」招吉然其言，乃騰出狀稿，遞與延昭視之。果是情辭激切，婉轉悲悼。延昭視罷，喜曰：「此足以雪我冤矣。」酒闌，招吉辭延昭而去。延昭曰：「當與足下於汴京相會。」招吉應諾。

二人既別，延昭將狀詞寫正明白，逕赴京都。不想緝探人已將此消息報與潘仁美。仁美大驚，乃召劉君其等商議。君其曰：「先發者制人，後發者制於人。不如進一道表章，奏知楊業父子，邀功貪戰，幾敗國事，今延昭又越伍逃走。聖上聞奏，必先誅之。」仁美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即日具表奏朝廷去了。

當日楊延昭來到京師，正值七王元侃行駕出朝，延昭取出御狀，攔駕稱冤陳告。左右捉住，正待縛縛，六王喝聲：「不許動作，且允其告。」侍從即接其狀詞。七王令帶入府中。延昭隨車駕人壽王府，伏於階下。七王將口詞審過一遍，再將御狀細細視之，內中詞語明切，刀筆精利。歎曰：「作此詞者，真有治世之才。」因問：「此狀出誰之手？」延昭不敢隱，將王欽來由道知。

七王喜曰：「孤正要得如此之人，既他來求進身，當取用之。」又問：「此人今在何處？」延昭曰：「寓居沛京東角門龍津驛中。」七王聽罷，乃曰：「汝之冤枉，實是國家重事，此處難以決問。可於關門外擊登聞鼓，與聖上知之，則可為理矣。當速去，勿被好人所覺。」延昭接過御狀，拜辭七王，逕趨閉門外來。六王自遣人於驛中尋取王欽。不題。